

山

書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脩明史閔少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

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

代之史尚闕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

外各衙門及在內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

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着察送這所察在內

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外專委地方能幹官

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
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
天啟崇禎時事蹟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
亦不治罪爾部即遵諭作速傳諭行特諭

儀制司呈為遵

旨呈送崇禎事蹟之書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

孫承澤呈稱捧讀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中有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

亦着送来雖有忘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

諭作速傳諭行欽此欽遵時職養病山中因檢舊日抄
存輯成十八卷裝成七本等因呈送前來相應交
送內院可也除呈堂外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內院
典籍廳煩為查收轉送施行

康熙七年九月

山書第一卷

予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吏部左侍郎事游秋澤群
政明莊烈愍帝崇禎十七年諭旨召對章疏事蹟

御極追崇

天啟七年八月愍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慶源有自
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闡教衆誼
切同心典章具存肇稱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
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望考毓我弟昆華考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
我皇允纂祚之重典既薦于濬源逮眇躬荷世及之
麻情亦迷于惓慕欲酌罔極宜脩追崇正儷體之鴻稱
舉逸附之上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
其會官詳議未說欽哉故旨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
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曩古

隻今可無博稽儔章式宗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克舜
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凶
赫聲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朔
講勵精批答如響肇稱郊禮則無言之禋格胥度篤念
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憇几之末命亦惟國事
之勞心厥功茂矣厥志偉矣不有鴻稱曷昭盛美然而
聞見寡昧無以量測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能形摹
其彷彿爾禮部其集文武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

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
我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

懿安尊號

崇禎元年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
厥典章必稽祖制爰遡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
之稱及愛篤于因心芳聲昭于國史聿懷前烈豈敢式
愆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瓊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
仁孝先皇久膺內助宗廟夙饗馨香陰教用章徽音嗣

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
戲追龍馭于野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
奕世之休布告四方厥宜知悉

冊封皇后

詔朕開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
之有后同儷體于兩儀而弼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洪
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
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壺教宜正隆稱元

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望元慎選以配朕躬夙夜
無違而闡敬戒已受封章于潛邸王績景命以維新四
德咸修六官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府承乾之祐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上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興
福一曰成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
戒我國家明懲三尺嚴繩大惡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
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先帝以
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
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故舉
略數其概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首革奪至
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
其日未瞑借旨擅將放諫忠直之士羅織削奪慘毒倫

至又申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賍私立斃多命他為眷
誦痛于杖下采良善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
惡身受三爵位宗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容氏表
裏為奸當光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
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
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荼
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
朋比侵盜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
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物盡數籍沒入官
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朦蔽
等情許據實糾叅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
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而永遠充軍嗚呼天奸脫距國
典用彰苟麗于辟情罪允乎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寇魏忠賢掃除厥後憑藉靈寵睥睨
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

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容氏傳逆聲息把持
內外崔呈秀委身權閭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
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着于蘇州
斬首其容氏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
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彙錄忠直

上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蚤夜思惟銳精治理穩

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
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讟不知幾
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圜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干
天象以致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惡逆輩所致
也今魏忠賢在呈秀天刑已經臣民之情稍紓而詔獄
游魂猶鬱銅籍餘毫未伸豈所以昭朕惟新之治乎前
該部院弄丸柳科道將以前點害諸臣從公酌議株累
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張卹即為張卹應廢

卹卹卹卹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卹卹復官應起用
卹卹起用尚有身故控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
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於戲天經恢恢無奸不破王
道蕩蕩有例宜乎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蘓借之正直
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復尋玄黃之角外朕平明
之治

罷鎮守內臣

上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

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綏力均則相擊自非審
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于宣寧開荆寧遠東江等
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
一柄兩操使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
構彼此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
其能堪此矧官官觀兵古未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
臣一視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
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札以

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盡以慰
朕懷詔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
罰爾兵部即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
官都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
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教目具奏其自備器械
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

停織杭織造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念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蘓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工
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
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蘓杭現在織造錢糧工繁
乘遣着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
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敬天恤民至意

致下閩員

十二月吏部會推閣員列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敢自定敬求之天命設香案行一拜三叩頭禮為十閣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帝復叩畢還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為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標錢龍錫劉鴻訓周道登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

聞除邪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
精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
明治之適者逆惡罪梃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
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怒此
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蠹
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
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濯肺腸各
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愆忽誕設之習勿得苟懷

私圖致倚國事動諉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天
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竭忠節亦非所以事
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消釐着該部院自
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
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
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闕妄營者朕
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
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期大法小廉兼遠寧適以佐朕

平明之治特論

湖廣試錄

正月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
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掖善類力禁苞苴
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
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
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防決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

鋤異已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橐其舉刺顛倒矣甚
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脉
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殛凶除佞逆璫
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速裔遽行勘問無不發
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
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
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覩首班行玷汗青瑣如
見任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迹于

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僑
輔臣魏廣微校之柄廣微所以傾害善良放開辣手者
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先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
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為廣微伏難之大
及見楊連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為跪救大拂忠賢
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于僑輔臣
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赦下有老成幹濟之旨蓋謂老
成閱歷既深識力夙練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未堅疑耳

魯生欲居選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
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
當入積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就縮簡之列矣如此不
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耳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為哉
求指谿壑之腹大肆犬豕之燭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
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三季之謠欲速某某死某
即速某某死某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
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

孰知逆璫喜怒不常少年換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
官白鐵布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聽飛去又不肯事銓
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
託幣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畜而居間過付圖漁人
之利其賍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
也三處敗而魯生之閭卿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
夫等賍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
鵷班諸賢趨踰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

矣乃被恭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
為未足耶想條從條背遂廢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
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職鄉是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
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主于逢迎又
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所以後序
大肆辱詈詆毀前賢叔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
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
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

楊迪之寃死群臣共快而魯生序中詈迪曰竊聖賢盜
蒙傑走天下如鶩獨以為迪固志賢所恨不得不罵此
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邑之道經數百年
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刑楚風趨上捷
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寃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于迪
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騷千古
齒芬魯生序罵之曰楚所矜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
夢賦雨橫風蝶飄蕩伏屈子蹕屬詫傑之感哀悼悲些

之調變雅為風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
不起工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
股栗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
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
哄職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猶可訝焉彼不教職鄉
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
學魯生其辱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
衡楚臣據所欲言既朝工夕報可且張諭有嘉一則曰

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
驗今諸士是步是趨夫職鄉即今不逮古不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暗
引盲趨其學魯生也職鄉死者戍者刑辱者受忠賢之
酷至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矣
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上書
充駐希圖施恩職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
徵吏垣之長夫吏長垣為六科之冠冕人材進退實有

關焉豈通身穢迹之人所可領袖伏乞皇上洞照神奸
如果臆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速賜罷斥仍勅下禮部將
丁郊湖廣試錄序命別為改正

禁交結內侍

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大臣守正奉公
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
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挾同
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和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黨魏
忠賢在呈秀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
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
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諮達
于踰階歷位爾後各愛身名倘有故端前轍交結作孽
者甘為禍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
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劾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
之哉

科抄立限

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立
明條乃近來人情玩愒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
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繁
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救今後各衙門
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各作速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
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
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違科部互相查勘具

奏其挾同違玩者朕不時抽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俞咨皋招撫之議實飽賊囊僭撫憐地方因疲不崇觀兵姑聽其收揚六揚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揚六揚七杳然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之死而不救咨皋始縮舌

無辭致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罪究治

光宗實錄

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成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向高等進呈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吳題請改修于是霍維華謝啟先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傳會楊漣左光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上之時閹臣施鳳采等欲焚先所修實錄司禮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

奉旨事理國朝無焚寶錄之例并貯皇史宬中

申飭誥勅

申飭誥勅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奏章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楨之請也

起用舊輔

三月諭朕勵精化理注意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
簡雖庶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信輔
聲煥忠謹直諫淵識弘猷助勳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
事多艱如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
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首和燮之功
期佐為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教誥請俾刻期就道用
副朕側席延佇至意欽哉故諭

逆論舊輔

諭政輔魏廣微逞聽借威指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拱手
授之逆璫致奸媚類張毒徧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朕念
密勿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議衆同朕不能私着
照光朝分處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廕一併追奪以
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闈割

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
以一子報官闈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

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改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豈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剗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致隕命違禁殘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通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治罪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

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
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
告本地官司奏開賞銀十兩里老鄰右家不舉從重
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
朕如傷之仁共濟仁壽之域

燬三朝要典

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
載之寶錄自是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

能于已明之綱常復加闡揚徒爾刻深博會偏駁不倫
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
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
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
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損去成心勿
溢異論務冀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
書當燬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閱于清流而三
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

當不速燬諸詳其說蓋當事起此議盈庭互訟主梃學
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
主移宮者踴躍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二者各
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
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光羣小未升之日雖其水火不
害頃荒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書發魏厲微
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
賁則又借三案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

慈帥孝子先望猶天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
密而猶疑其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有翻案于是在
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
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
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
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
若夫翻印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
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豈古未聞當燬一未易

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宇敬
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
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
例假爲誣妄當燬三又况史司將開館抄其備七載非
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
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
必非主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
莫如黃克績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
捷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技者莫或加之也然而
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教臣高明之觀豈不
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
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
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
先懸姜逢元閻筆一歎朝開夕逐矣楊士芳吳士元余

煌等脩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
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
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
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雖章一加萬節
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
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以平飲飲以溫湯
倘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
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

立將三朝要典鈇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積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疏工下部議咸以為可燬遂下諭燬之侍講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眾驚問以為要典不可燬也于

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郎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
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也云皇
上手熹宗嘗北而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
可投之水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坐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
使子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
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
人臣禮乎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

考慈應思當爭槌擊筆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
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群奸欲殺忠良若無題目
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槌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
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元圖魚腹踵迹禁
庭東宮危矣惟庭臣為朝廷持破枉詰奸之威神祖光
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
對慈寧諄然而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
盡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

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
旦辰思太過聖體恒羸在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
進而臨湖遠遊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膏藥此忠
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遂以悲憤呼號定諸臣
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
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
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朔野震驚宮府選庭危疑紛起誠
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疑則負宸奠定他無遺憾

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
 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矣惟日爭槌擊紅丸移
 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
 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聖而後孝稱之為慈
 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
 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必不可更彼偽祠之建偽爵之
 頒位上公賜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
 正將借此以墜庸人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

枉也。疏上以之辨為狂躁，斥回籍。

祈禱雨澤。

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凡國用咸有賴焉。朕甚艱之，自踐祚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紫傳諭祈禱，雖霖霖稍霑，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嘉禾方長之時，爾連旬亢旱，爨難堪，將禾稼得毋致傷，而小民終歲

將何以為計也爾禮部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雨露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申飭章奏

諭近來章奏相習冗長不使省覽首論事切當可行何必摭拾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不過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另本再奏着通政司飭行

吏治民法

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為民求救必先
更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
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封閣臣并九
卿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更
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涉實效又奏云海內差
煩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竊思之
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遽廬其一官自
秦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藩臬

郡縣等官務擇入地相宜俱遵熙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勝臆升轉更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官不時劾去勿令殃民故違者科道官通同之罪近見言官薦舉人材不無憑私而恩真偽失實今後吏部將一切薦疏總勘一冊殿後所薦人才有慕職備事者即查當舉主一併連坐再熙遼熙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清核虛冒軍興日足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憑朝夕

查閱外撫按官亦徧查州縣赤歷私派分毫者即劾
拿究不得照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具在朕斷不爾貸
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脉非清操心計之臣豈勝
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缺
遽行推補朕既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亦當為國愛
民為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

慎重館選

六月給事中翟式耜疏言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

以自先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
之三光也臣幣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
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
則論思啟沃關君德之汙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
善敗任莫重焉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
刺滿身顏甲以出橫口滌嘗等子而徒切嘆官至揆席
宜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為一身名節惜獨不為官常愛
大體乎尋繹其故蓋由發軔之遠不循樹藝之種不慎

也臣方國初宰相不專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途徑猶寬
至世廟以來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無常之
官卽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卽慎選行修言道之士
猶恐他日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
異日立朝能為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
卽聞長安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
一種躁進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錯求
百出敗簡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張鷟之青錢或根底

先容與受和凝之衣鉢又或排人蓋已無風作波伏影
射于含沙利相持于鵠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
眉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感歎
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縑講
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采不可
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眩已甚
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
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陰陽相戰之

時必將扶陰抑陽變理之任誰寄凡諸臣媚子之態番
出于禮宗而稱功頌德之詞迺見于元老皆此患得患
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清地寧
值龍飛之有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
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
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
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殼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
珠不妨將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

無畫然必得之法又所以求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
意求才當振筆一吐胃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
如况也其試士之題臣愚宜謂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
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
費精神于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董仲舒賈誼之流而
以應皇上之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
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
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材簡自帝心聖祖已

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慮若湮遺故以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閭部大臣于陳謝書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略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史臣二人簪筆入侍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省進言監生

省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閩臣黃立極等下部
議徒至是大學士李國楨乞歸先放上疏言胡煥猷一
布衣耳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二不行吾用其
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宵監以新橋門
之觀允之

文華親政

八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迴
在念而邊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相沿尚牽情而政事

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致屢詔平臺時屢商確期振
積蠹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恣未洽咨
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接共籌
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宣召頻繁恐滋
耽閤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夙膺心膂擬掇封疆之要領
獻納庶政之權輿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將盛暑祁寒
之時外朕當時御文筆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
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諸共實

事有言責者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恣勅說其事關奏
對論宜剴晰者仍候不時宜而垂詢察核舉廢以程
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奏公有特簡徇私有顯罪一洗
垢玩頽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爾等致哉

輔臣冢臣忠告

八月吏部給事中章允儒訛言至愚極陋不足與仗節
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輔飲恨逆璫深讐四年錮逐
無日不足以死乃蒙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而與以簡用

舊臣之旨惟願聖明無缺自甘處鐔忘言但私心踴躍
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望上天也閣臣代天宣
化者也豕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為閣臣忠告者三家臣
忠告者三從來內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
而駁之自魏廣徵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
渙忍而中旨奪封畝之權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
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遂為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
可移臣等又何據封畝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

居前者擔當而更不廢參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
臣亦不得交諉刑機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勳法祖制
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
求凡遇君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
輩軍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
事以堅上意况遇聖明可無偉略所為重救時之相則
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求識面而不可
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輔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

朝罪輔廣徵令人至臣處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賈試
錄奇禍今實封其奏自天勿期循例送揭已非古道况
可墮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某
思廣益為心勿以疎冗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
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腥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
臣告者此也宣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
之權付卿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筮鑑自
王紹徽推正人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

專知媚璫納賄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
至今日而枉直大明冢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清恬
者以風厲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足
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啟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講捨
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
各省有各省之才用之皆皇上之才于各省之中各拔
其尤而作平奇之觀真才既得圖事有賴人情自平若
為一近水之樓臺則為一不陽之寒谷天地生才實難

聖明遭逢不偶奈何可令偏尚則用宜均也逆璫初發
難時所處者盡皆君子及其後璫意不測有因媚得處
者又有人自應處非關璫事者一概蒙曰忤璫至以啟
事反來白簡孰若嚴之于未起之光而又有濁亂之時
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蹈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
則辨宜精也臣所為冢臣告者此

中飭大小親民官

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宙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

經費費無忍不取辦小民惟此胥手胥足之儲實係
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味喫宜先所賴郡邑有司天
志循良殫心咨懼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
墨載途廉風絕響敲朴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慕歛
橫征徒縱饕餮之腹鋪行里甲丰供結納之需吾民之
罹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
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仇責白
之異已抑或徇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

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
髦風憲巡訪而耽沈酒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教誨入誰
則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
部阮讐勅先弛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易總法
吏用及匪入卒作有成不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
循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隳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
爾吏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界以保
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帥守者

無妨存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遣以節鉞為遞傳之令巡撫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稽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總均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概填稱職以怠綱為相沿之故委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待坑滿之期即時奏劾拘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詞而實失無添重而處輕無置虎豹而問狐狸諭頒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

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空
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重奏即行糾
恭以溺職治罪嗚呼糧考盡除嘉禾滋植半還累朝熙
平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臺臣進規

九月南御史陟嗣宗疏言皇上明並日月誠超今古真
有不可及者三第覺英明大露威稜頻震有不自知者
五非微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少我皇

上以天璽聰明時親講帷博綜經史按閱畫疏如日者
宣召之頃泉涌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且
處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
及一也從來帝王溺情者多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
况貨利不問且側開宮禁蕭清帑藏頒發寧復有貫魚
之寵頭會之歛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慾不可及二也
從來帝王恒尚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濟
衣菲食停織者違妄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

而一味惜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自知
由來設堂廉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圓可轉
環不窮而方難毀剖以合今陛下批荅不報顧問日勤
止聞相臣有改倣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
從下者雖云神聖莫及然已令伏席之虞救過不令暢
所欲言其于圓轉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迫于予聖而不
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昂聞
有蘆葢不飭者矣而清白自矢者多亦有頑鈍不恥者

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今陛下一概疑之若隱隱以慷慨破柱者為專擅以一言偶誤者為不敬以陳乞補牘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揆敬禮推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造膝之設有坐論之典即甚不肖者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上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逮長路通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天心督之

地情誼不決陷國靈而羞朝神其于敬大臣之經何居
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言政戒欲速
久道化成天下積弊廢弛政非嚴督不可然須逐件整
理非可旦夕責效頃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
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
是委轡而冀馬駛馳舵而責舟轉將好愈操愈縱臣恐
其漸流于容縱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照夜藏其精
雷霆迅烈冬斂其聲此不獨節章光而愛神明正以人

主淵穆若神意向微密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大
高英爽時溢不忠不明察惡有衆明察而巧中善類者
不忠不振制惡有借振制而不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布
主恩者不忠不懲貪詐惡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
簧鼓者是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爽者難解
臣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三不可及此皇
上之美也美則天下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
自知則望上之微也微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

不謬隨匡拂上責之

輔臣失體

九月御史高欽舜言前蒙皇上平臺召斷侍班天華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間往往啞嚙不盡稍有所陳未必果當聖衷以致郁俞少而詰責多敢納微而吐棄顯是惟皇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屢聖慮票擬常煩發改將諸輔作稱和羨之利奚所表是乎臣愚以為疑丞非庸碌可任揆席亦非跼蹐可居輔臣而能也謨弼是

資無難改容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退可聽無取充
位以妨賢聖主憂勤于上必得賢輔助勤于下開誠布
公集思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鹽法錢法

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取給于鹽課而兩淮
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八十萬從無虧逋自引加派一
錢而浮課之橫轉滋夾帶日多引鹽日墜去年至今止
解二三十萬缺正課百餘萬矣國家徒受派餉之虛名

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引悉停巧借之名嚴究
夾帶之錯營而另增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過增十
五萬之引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
遼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便也蓋不加多而即以私販之
所出化為公課之所入二便也每引遵制限五百七十
觔則夾帶弊絕不與內商爭利而為正引導墾三便也
內商不患于虧課則邊商自不困于坐守而資本可轉
以開利四便也臣謂此議當與益臣商榷力行也至于

錢法之行原屬生財要務竊見部臣荆之琦在南戶部
創制新錢計用銅本十三萬獲八萬有奇臣讀其所議
錢法之規妙得鼓鑄之法而北錢六分一文比南錢之
半是鑄半而功倍也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
解之費在之琦一一能料理不待言之贅矣

申諭言職

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
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為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璫用事

屠戮忠良一時敢諫直言之士動遭逆斥遂令諸臣忠
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管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
然也然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但再三省覽
日御文華講求高確發奸指佞之訖朝上夕下多見施
行乃諸臣行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法警營私者未盡無
人爲舉屢戒無濫軌累牘以而恩糾奏毋諭嚴真或漸
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諫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
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

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
後務損積習各循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
行勿剗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聽
而蓋抹平生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旌濯于自處無
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
先裂者朕得鑿鑿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
反坐之罪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
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悉飭欽

哉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
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召對諸臣仍用記注及
諫官二員

增改冊書

十月以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舊例京營不兼補營
慶臻增入巡軍字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文內

閩承行中書田佳璧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糾之
云往例勅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再繕寫送臣等閱過
進呈前總督京營忠安伯張慶臻勅稿有增入巡軍二
字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大膽收擅乞賜
推問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糾事中張鼎延糾
兵部尚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諭
吏部都察院曰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
勅書事證的確猶自屢疏誓辨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

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玷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
隱匿不報及平臺召對甘心欺蔽併張慶臻鑽營亂制
田佳璧受嗚過賄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
揭云頃見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
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節御史
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
聞會議既上方席葉其跣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
之人專執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呈上龍飛之初從淪

落廢置之中首拔特簡綸扉之命躬承養渥之隆身叨
雲霄之際此等崇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
等與鴻訓久處踈畧直率則有之然其入侍嚴宸出揚
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說逢唐虞之盛者欣
喜踊躍其于臣等實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摘副陳無地
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群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霽恩施
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骨
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翹首為鴻訓跋恩望德

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端專擅之大罪乎帝意稍解
鴻訓得誦成

秦民因飢起變

十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全陝地多硠确民
鮮經營慨自邊疆多事徵兵徵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
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
興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臣見五月不雨以至於
秋三伏元旱禾苗盡枯赤野斷烟百姓流離絡繹載道

每過一處所飢民數百成群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
碓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囉張旗鳴金動
以百計白晝掠弱肉強食蓋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
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朝廷今不拯救將
來禍且叵測臣聞救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
如蠲蓋賑則惠或未遍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所
敢後而蠲免尤所當先除糞粥修救等項臣一面經行
六郡州縣暫甦此殘黎外伏乞皇上軫念秦災重大開

係非輕勅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負欠并今歲加派
地畝遠餉並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
宗祿一并寬緩不然即日取此餓殍斃之杖下無益也
更祈皇上勅部俯查萬歷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陝大荒
事例慨發帑金遣官賑濟于以救災而安地方異日公
家之賦尤可望之將來如曰內帑已匱諸餉不繼賑竭
兩端概屋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
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敬天以實

十一月給事中劉斯球疏言臣惟治天下莫不以一敬
為心法而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于天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當
郊祀之先必有喜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典禮之
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為皇上臨御三年以來郊祀
之首舉精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慎重諸款見
于諸臣之條議者詳也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壇

禮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臨時之敬為
敬也又非徒齋戒凝神凜于燕閒告廟清塵儼如對越
以先時之敬為敬也敬之義更何居于臣以為敬天心
而天心無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
也求合于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者何在即
天下之公是非所在也臣以郊祀之前皇上必行一二
大政以感格天心即臣等亦可靜聽無言今去長至之
辰已不過數日而法天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耶

臣敢不冒昧直陳臣見敬天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不
為皇上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及得無罪言責之失
職歟而善政之當行又非臣一人之私言一人之私意
也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淆混甚矣方病不堪
者即譏彈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屢薦亦不能起
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剝削盡矣
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而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
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乘此敬天之時猛然深思毅然

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令其策蹇以出于都門
何以被肝引繩之直臣而令其沉淪以甘于豐草何以
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告匱
之弱而濫賞又取其盈其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效
故諸臣之鍊諍有謂藉削如玉紀滿朝為毛士龍賈維
春等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暘熊得
陽及江東謙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宜
速濟者有謂太倉先祿太僕寺之賞銀必不能過半者

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過用人理財之常事，而不知天下之愛惜人材與愛惜民膏專于此乎？在焉。皇上即不計天下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即舍此時不行，其何所持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歆之易也。且行之有何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裁，即片時之飛傳中外，臣民當有激聲雷動而天心早已鑒之矣。

十一月諭已故都御史郝元標崇朝舊德服官大節先後凜然講學教忠更堪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按鄒公素慕海中丞瑞謚適相合人以為異教云

敕上之變

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或基命錢謙益鄭以侗徐慎行李騰芳何如龍薛三省或以弘羅喻義列名上請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體仁以不與會推乃上疏糾禮部侍郎錢謙益謂冢臣皇上之均統也謙益直玩

弄于股掌之上。蓋省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指使于順
氣之間。若使一入揆席。將六部事權盡歸掌握。六科十
三道遍樹私人。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
併及其辛酉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關節中式事。疏入初
六日。召對翌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行賄是實。又且
濫入枚卜。有黨可知。祖宗法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
卿科道從公依律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罪責。
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當召對時。體仁

以為滿朝都是黨吏科章允儒言黨之一字從來小人
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昔日魏廣微欲逐
趙南星陳于廷等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
人害君子榜樣帝叱之令錦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出
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魏廣微
比體仁將不知如何視朕徇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
處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杖十
大刑濫入匪人把持冢宰統其職掌耿志偉房可壯瞿

式耜梁子璠俱看回奏御史任傑疏言自溫體仁發難
而後斥者斥罰者罰遂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
之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
謙益之黨也然惡其謙益之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
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
法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違于平竊按罪謙益者不
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
罪謙益又有可儆之條乎一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

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較媚瑤輕重分矣又
何法以加媚瑤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救下自聽上裁而
必欲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何且請
就體仁之疏平心以折之手其云但聞鐵千秋之脫逃
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質問遠致誑誤此臣罪
之不敢道者夫體仁召對時所持以設鋒倒峽排斥諸
臣者已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可自了况一曰
不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于君

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曾罰俸
者結謙益千秋之局乎其詞曰昔日之招雖曲為謙益
解脫猶成于官司之手夫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
出于謙益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
出于體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應
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謙益寧足
取信夫今日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
堪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後信乎

必轉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又惡用會勘會審
為也且體仁一人之口又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
盡為諸臣徇情植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
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箱諸臣之口
以必徇體仁之忿怒睚眦無乃太甚乎此真失平之論
不得不粘破以佐平明之理臣于體仁諷益俱不識面
毋又指臣阿所好也摠為用舍之關於一人小是非之
關於天下大清一時之私是私非其開小而清千古之

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之紛勿使
惜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禁革小典

御史郁成治請復京官肩輿帝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
制擅束小轎曾令禁革今郁成治恣意妄請隱名竹兜
好生可惡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按此條當補入九月
並法成法條下